

慧海拾貝之二 真學佛

真受用 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二集)

2011/11/16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6-113-0002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是我來香港後的第二節課，今天講的題目是「真學佛真受用」，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？因為我每到一個地方，好多同修都在問同樣的一個問題，就是說怎麼樣學佛才能夠得受用。儘管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多次了，但是大家問得最多的，仍然是這個問題。所以今天藉這個機會，我再把這個問題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，我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體會，我就如實的向大家報告。這個題目我是這樣想的，真學佛真受用，它反過來說就是假學佛不受用，重點的是在「真」這兩個字上，一個是真學佛的真，一個是真受用的真。這個問題如果要確切一點說，簡單一點說，怎麼樣才能夠得受用？就是這六個字，真學佛就真受用。下面咱們再仔細的說一說，怎麼樣真學佛，然後怎麼樣才能得到真實的受用。這從哪說起？就是先說說我自己的學佛之路，就是我自己是怎麼過來的，怎麼學的，為什麼能有這些體會，這個體會是從實踐中來。

我從一九九一年請觀音菩薩，如果就算信佛學佛的開始，到現在是整整二十年的時間。這二十年的時間我把它分作四個階段，我自己起個名叫學佛四部曲，一般的人就都是三部曲、幾部曲，我這是學佛四部曲。這四部曲我是怎麼分的？是這樣分的，按年頭來分，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九一年我請觀音菩薩開始，到一九九九年我得那場重病，這個一共是八個年頭的時間。這八年的時間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，我對自己的概括是東跑西顛，盲修瞎練。一九九一年雖然請了觀音菩薩，但是我對佛是怎麼回事，佛法、佛經我都一概不

知道，我以為請了觀音菩薩天天燒燒香、禮拜禮拜，這就是信佛學佛。想得挺窄的，不理解學佛的深刻含義。這個時候我把所有的，其他的一些個東西，也都給它納入到學佛這個範圍之內了，比如說什麼神、什麼仙，就這些我都以為這都是學佛。所以那個時候我也曾經走了一段很長的彎路，比如說我不知道三皈依是怎麼回事，也不知道受戒是怎麼回事，但是我都糊塗塗的也三皈依、也受戒了，實際的內容我並沒有理解。我記得三皈依的時候，覺悟師父到我家裡去給我三皈依的。師父說，我說什麼，妳就說什麼，所以就這樣師父說，說的是三皈依的那些個詞句。因為我沒接觸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師父說的是什麼，所以我就跟著瞎哼哼，就這樣做的三皈依。以後好長一段時間，一直是聽淨空老法師講三皈依傳授，我才真正的知道三皈依是怎麼回事。所以那一段我用這幾個字來形容，一點也不過分，東跑西顛，盲修瞎練。

甚至我把學氣功、練氣功、看氣功，也都當作學佛了。我記得那個時候挺有意思，他們都說我很有靈性，說妳學啥都快。然後我記得我學了兩個氣功，嚴格點說我不是學氣功，我是看氣功。人家學了幾年氣功沒學會，不會發功，我去看熱鬧看了兩天，我就把氣功看回來，我自己就會發功了。當時因為我好奇心特別強，我上班以後，我就跟我同辦公室的這些個同事們說，我說我告訴你們，你們不會發功，我會。因為我當時看了兩天，我對面的是機關黨委的副書記老頭，因為就是他告訴我去看這個氣功的，他說他和他老伴練這個氣功練五年，妳大嫂學得快，她會發功；我笨，我現在五年，我不會發功。這我就去看熱鬧去了，我就想看看人家怎麼發功的，去了以後一看有哭的、有笑的，還有盤腿打坐顛的，還有倒立的。當時我就想這個東西挺好玩，也沒誰在表演，自己坐那就表演了。因為是在文化宮那一排一排的椅子，我是坐在樓上倒數第二排，

和我老伴我倆挨著。這時候我就跟我老伴說，我說這氣功挺有意思的，那咱們就多看幾次，因為可以連著看五天。當時我第一天去，我覺得挺熱的，第二天我去了，沒有五分鐘我自己就發功。我發功是什麼表現？因為大家每個人發功不一樣，我發功就是胳膊上去跳舞。因為你坐在文化宮那靠背椅上，沒法站著跳，我坐那我跳，我是用胳膊跳舞的，跳了兩段，第一段跳的新疆舞，第二段跳的蒙古舞。我自己感覺是好像那麼多小辮子，還戴著個小花花帽，一搖的時候那辮子一甩都成圓，挺有意思。

就這樣還不影響我和我老伴說話，我就用胳膊肘拐我老伴，我說老伴，你看我幹啥？我老伴說妳在跳舞。我說我跳的什麼舞？他說妳跳的一段新疆舞，一段蒙古舞。我說你怎麼知道？他說妳的表情動作就是這個。我說那我還會跳舞了，因為我對文藝、體育一點不愛好，我老伴知道我不會跳舞，我就看氣功第二天我就看會跳舞。看會了以後，因為我好奇，我第二天上班以後，我就跟那個付書記說，我說你看你練了五年氣功沒練會，不會發功；我看了兩天，我現在我會發功了。當時我們辦公室是機關單位和工會在一起辦公，四個人，三個男的，就我一個女的。他們就說，妳看了兩天熱鬧，妳就會發功了？我說會了。他們說那給我們發發看看？我說看看就看看。當時因為我們中間是走廊，兩邊全都是辦公室，我們那兩邊一共大約是十幾個辦公室。我就跟我們那個小程說，我說小程，你把門鎖上。因為來來往往的各處室的，一看這機關黨委這上班時間幹什麼，怎麼還跳舞？我說你把門鎖上。小程就把門鎖上了，這個時候實際我心裡我沒有底，我也不知道我還會不會跳？在文化宮是坐著，這回不是在辦公室嗎？我說我乾脆給你們站著，站著跳舞是最靈便的。他們說妳願意站著跳就站著跳，願意坐著跳就坐著跳。

完了我就站著，因為它那個特別簡單，就想三個字「唸啊吽」，其他的你什麼也不用想，你那個動作是自然發出來的，不用編排，就這個非常簡單。我站那我就想能不能跳了？不跳了真丟人，你說都跟人吹出去了說我會跳，這要不會跳了咋整？心裡有這麼個念頭，我就站那，我想差不多我能跳出來，跳不出來我再說我跳不出來的理由。我說你們三個注意看，我要開始了，我就站那心裡想唸啊吽，不用說出來，就擱心裡想就行，說完了，我立刻我就開始跳舞了。因為那個舞蹈我是一點也不會，這他們幾個都知道。我當時我自己的感覺，我跳得特別靈活，特別優美，我自己心裡美滋滋的我真會跳，沒白說。他們幾個就開始議論：你別說，她也不會跳舞，她怎麼跳上了，跳得這麼，他們說軟還美，別說跳得還挺像模像樣的。這時候不影響我跟他們說話，這時候我就有話說，我說怎麼樣服不服？不服下來跳跳？我讓人家三個男同志，兩個老頭，一個年輕一點的，我這會跳了，我就扛人家，將人軍。我說服不服氣？不服氣你們也下來跳跳？他們三個說我們不會，我們不會，還是妳跳。大約跳了有二十分鐘的時間，自然它自己就收了，完了我說怎麼樣？他們三個都說我們服了。完了說妳真是有靈氣，兩天能把功看回來，我這五年沒看回來，沒練出來。就這樣，我這個付書記回家就跟他老伴學，說素雲看兩天把功看回去，她會跳舞。說怎麼回事？老倆口就開始研究我，後來付書記來了以後就跟我說，他說妳大嫂說，為什麼素雲看兩天就看回來？說她這人太善良了，誰都喜歡她，人教功那老師一看來了這麼一個好學生，趕快讓她會吧。所以就這樣我兩天我就把功看回來了。這就是我接觸的第一個氣功，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接觸過。

所以後來就陸陸續續，就發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有好多就別人不知道的事，我就知道，我以為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後來證明

他們不知道。因為有時候我去報告新聞，有一天我去了，我說諸位、諸位，我給你們報告四條新聞，兩條國際新聞，兩條國內新聞。他們說什麼新聞？我說第一條，阿拉法特如何如何，第二條，柯林頓怎麼樣怎麼樣，後面又報告了兩條國內新聞。他們很認真的問我，素雲，這幾條新聞是哪個台廣播的？我想想哪個台？我說劉素雲廣播電台廣播的。給他們都聽得莫名其妙，實際我說的是開玩笑，也是真的，因為沒有哪個電台廣播。我說你們怎麼不知道？他們問我說，哪個台播的，我們沒聽著這個新聞，我才知道我聽著了，他們沒聽著。所以我就跟他們說，我說這是劉素雲廣播電台廣播的。以後陸續的有同修就跟我說，說妳別傻呵呵的，妳這叫洩漏天機妳不能說。我說那我不知道哪條是天機，哪條不是天機，也沒告訴我。我說從現在開始所有我知道的，別人不知道的，都是天機，我再也不洩漏了。這就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再也不報告新聞了，我同辦公室這幾個同志還不習慣，有一天問我說，素雲，妳咋好長一段時間不報告新聞了？我說沒有了。因為我不會說謊話，我接著說了一句話，我說有也不報告了，因為是天機，我要報告我洩漏天機，所以從那以後我就不向大家報告新聞。就那個時候，我就把這些都給它歸結到學佛信佛裡去了，我以為它都在這個範疇之內的，實際這個理解就屬於一個誤區。

我是一九九二年皈依的，也是一九九二年受五戒的，所以那段時間，應該說是屬於糊糊塗塗狀態，沒有明確學佛是怎麼回事。就這樣八年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，在這其中還走了很多彎路，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說了。這八年我自己概括一下，應該是怎麼說？八年時間空空過，我覺得這八年時間我浪費。所以我總結是「八年時間空空過，回首往事淚雙流，菩薩慈悲不捨我，當頭棒喝猛回頭」。就是我這八年雖然就這麼糊糊塗塗過來，現在回過頭來看，我覺得佛

菩薩一直沒有捨棄我，時時刻刻都在叮囑我，但只不過是我處於迷糊的狀態，不知道菩薩在點我。最後一句我不說嗎？當頭棒喝猛回頭。一看你這樣你也不回頭，你也不知道學佛究竟是怎麼回事，所以我覺得我真正的入佛門，人不說有善度、有惡度嗎？我是惡度進佛門的。我一九九一年請了觀音菩薩，根本就沒有進佛門，也沒有真正的信佛，也沒有真正的學佛，這個當頭棒喝就是我得了一場絕症病。一九九九年我得了紅斑狼瘡，因為這個病它的嚴重性，不次於癌症，在某種程度上，比癌症還可怕、還恐怖。因為它不但是精神上的折磨非常痛苦，另外就肉體上的折磨。你看有的病它外表沒什麼太大的變化，這個紅斑狼瘡病外表變化特別大。比如說像我是系統性紅斑狼瘡，它表現在外在就是大量的脫髮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幾乎沒有多少頭髮，腦袋上、頭頂上都是厚厚的那個，我們都說叫嘎巴，就那個東西身上也是，臉上也是。

我那個時候集中最多的，那個斑是長在臉上，基本整個臉好的地方不怎麼太多。就是真正我自己的本皮本色的那個地方，很少很少，基本全是那個紅鮮鮮那樣的斑，而且都是突出的不是平面的。那個時候得了這種病以後，我自己沒有去看病，我沒有想到這個病嚴重到這種程度。後來嚴重到什麼程度我才去看的？一個是蹲不下、起不來，再一個就是全身乏力，發高燒是一天也不間斷，連著能發燒四個月、五個月、半年，就這樣似的一天都不待間斷，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去看病。後來是我的一個老處長的老伴，說妳都這樣了為什麼不去看病？就告訴她的老伴，你快找個人給小劉看看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我的老處長請一個老教授到我家裡去給我看病，然後老教授說他沒看明白，妳這病我看不懂，妳應該是去看皮膚科，他就給我推薦了一個人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以後見著這個皮膚科的教授，當時一見面我都沒等坐穩，他就說妳是系統性紅斑狼瘡。我

當時一聽這個詞，真是當時你要說心裡一點沒動，不是的，好像心裡就忽悠一下子。因為我兩個學生是這個病死的，她們只能堅持半年，我知道這個病的嚴重性。一聽說是這個名當時有那麼一閃念，我在這個世間的時間不長了有這個念頭。就是這個時候，是一九九九年年末，到二〇〇〇年的年初這個時候。

現在可惜的，是我沒有當時的照片，如果有當時的照片，現在拿出來對比對比，我得病的時候是什麼樣，現在好了是什麼樣，沒有這個照片。說起這個事也非常奇怪，因為我不是沒照過相，照過好多次。就比如說我女兒帶我到北京去看病的時候，去雍和宮照了一卷，回來一張沒洗出來。還有的當時國家來人到我們省裡檢查工作，我陪客人去逛太陽島，當時也得照相。我說我現在長得太漂亮，我就免了，不照了，你們照吧。他們說那缺妳沒啥意思，妳漂亮也得照。那就照吧，因為那時候我滿臉都是斑。結果凡是我參與照的照片，要麼就是洗不出來，要麼就是洗出來的我那個形像，就是隱隱約約的好像有一張網罩著似的。他們說怪了，同在一個鏡頭下，為什麼照出相妳就是這個影像。我說就是不讓你們看清楚，有的是整個照片是洗不出來。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我有病無論是輕、還是重，沒有一張照片能夠留給大家看的。所以我有時候一想，這可能是不讓大家看，我當時太漂亮那個模樣，就讓看我現在這個模樣，所以就沒留下來。

在這個時候，有了這場病以後，我說說我當時的心態，一開始忽悠一下，覺得自己在這個世間的時間不太長了。當時我住院是二〇〇〇年的二月二十五號，我就想半年的時間，我就七、八月份我就應該走了，我自己計算這個時間。但是這個念頭也只是一閃而已就過去了，再也不想這件事了。所以後來我就想，真是佛菩薩對我特別垂愛關心，是什麼救了我？那個時候我不知道，現在我想起來

我知道，是《華嚴經》救了我。一個是我住院五十七天，我讀了十二本《華嚴經》，因為那個版本是宣化上人師父講的，一共是二十四本，兩個包裝。我是拿了一個包裝到醫院的，在床頭櫃上放著，我住院五十七天，我是讀了十二本《華嚴經》，所以後來我就覺得是《華嚴經》救了我。因為我那五十七天，我的思想、精力都集中在這《華嚴經》上，從早到晚我是在讀經，晚上人家不關電燈，我一直讀經。就是我打點滴的時候，一個手打點滴，另一個手也在端著《華嚴經》在讀，就是這樣。後來我自己概括這麼幾句話，「身患絕症無懼色，一部《華嚴》救了我，五十七天天天讀，菩薩時時伴著我，生生死死是個圓，一場重病全看破」。

所以現在有時候我講，我說我非常感激我這場重病，如果沒有這場重病，可能你就是退休，我還得再五年以後再能退。因為按照機關的政策，我們是六十歲退休，我六十歲應該是二〇〇五年的三月二十三號。我們退休日子都不帶錯的，就是生日，你就過生日那天退休。如果不是得這場重病，那我得二〇〇五年退休。得了這場重病我上不了班，走路也走不了，下樓也下不了，體重五十七天長了五十斤。你說五十七天長五十斤體重，遞增速度應該是神速，基本上差不多一天快長一斤了。我現在六個月長了十二斤體重；我那時候五十七天，我長了五十斤體重，我整個人就變了。我自己照著鏡子，我不認識我自己，就覺得鏡子裡那個是我嗎？她怎麼是這個樣子了？因為那個臉大約比現在能，不說胖一半也差不多，可大了，變成大臉，那個特別胖，那個胖是非正常的胖。

這個時候，因為大夫他就拿我做病例給大家講課，而且講的時候是很直白，就說這老太太病最重。我們幾個是這個病住院的，他說老太太是最重的隨時面臨死亡。當時我就在跟前，有的病友就說，這個醫生是不是有點不講醫德，怎麼能當著患者的面，說人家隨

時面臨死亡？我說說你們承受不了，說我沒關係，拿我當講課資料這沒關係，所以就是這樣。因為醫生已經明確的說了，說我病重而且隨時面臨死亡。所以當時我覺得倒起了一個好作用，不就是一個死嗎？它就讓我死心塌地了，沒有指望，妳就別幻想妳怎麼治，吃什麼藥，怎麼見好，我就不想了。那我就想既然就是一個死，那我在臨死之前它還有一段時間，假如按我自己預定的還有半年時間，這半年我總得幹點事是不是？得幹點正經事，別讓這半年空過。所以那一段時間我幹什麼？我讀經來著。我那時候沒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，我讀了什麼經？我第一個讀的是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，然後第二個讀的是《法華經》，那《法華經》是一個大部頭的經，比較長，我記得如果說是大經，我第一個讀的就是《法華經》。第三個我讀的是《地藏經》，然後《金剛經》、《六祖壇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佛說阿彌陀經》等等，就是在我記憶中我那時候這個經，我真沒少讀。你說讀懂沒讀懂？沒讀懂，反正我就是讀，就讀就覺得挺高興、挺開心，就不想這個病。

這讀還不算，還怎麼的？還抄經，我就把我讀這些經，我用原稿紙全都抄寫一遍。我寫字速度比較快，另外我有個優點，我寫東西基本上不錯字，不丟字、不少字。這是我小時候讀書，教我的語文老師教得好，所以就給我打這麼一個好底。我抄東西，如果我抄個萬八千的稿，能錯一個字、兩個字的那都了不得，基本是不錯的。所以我就抄經，你看《楞嚴經》好長好長的，我就把這些所有的經我都抄。你看我讀經我得時間，我抄經我得時間，所以我就沒有時間琢磨我自己的病，我什麼時候死，反正我就想半年的時間，我就得把這個正事辦一辦。都想這個人你來到這個世間走一回，你就是走的時候你也得瀟灑一點，也別非常痛苦，愁眉苦臉的，非常害怕，我對死亡沒有懼怕，所以可能這是我活過來的一個主要原因。

再就是我最後我想，我就走我也值了，我用我自己現身說法，這個現身說法是說什麼？說這個病。因為和我一起有病的，一起住院的和我同樣病的，我知道就我附近病房一共是四個，我年齡是最大的，病是最重的。跟我同病房的一個小姑娘，叫黃蓉十五歲是農村的，她家在樺南縣住，家裡生活非常困難，最小的一個是四個月的小孩就得這個病。所以大夫說，過去這個病好像有個年齡段，他說現在這個年齡段已經突破了。過去好像五十歲以內沒有聽說得這個病的，七十歲以上也基本不得這個病，你看我住院那個時候最小的四個月。你說這是一種什麼症狀？什麼病？如果說我們大人工作累，思想壓力大，生氣上火最後得這病，你說四個月的小孩，他怎麼也得這麼病？所以你不從因果上來說，你沒法解釋，當時就是這樣。因為當時我同病房這個小女孩她十五歲，大家想一個十五歲的孩子，她當然她怕死。我住在一床，她住在三床，當時這個孩子就特別饞，就是想吃好的，而且專門願意吃燒烤的東西。大夫特別囑咐得這個病不能吃燒烤的東西，她不是這個她不吃。因為那個時候，我住院的時候我還沒有吃素，姑娘、兒子他們都希望我增加營養，大夫說讓給老太太買什麼？買豬蹄，說吃什麼長什麼。因為不是臉上長這些斑嗎？那妳就皮膚不行，說妳得吃豬蹄子然後長皮膚，我還不願意吃。所以後來家裡給我買，我就放在我那小櫃裡，等我家裡人走了之後，我就把這些好吃的，我都給我三床那小黃蓉了。她說奶奶妳吃。我說奶奶不吃，妳吃，所以我家送的所有好吃的，我都給這孩子吃。我就是吃醫院的饅頭，就可以了。

這樣這孩子特別困難，我就想可能是都有病，彼此就一種同情心，我就想這孩子這個病，讓我代替她，我都五十多歲了，要死就死吧，能讓這個孩子留下來。後來因為她家庭困難，她住了半個月，她爸爸就來帶她要出院。出院那就是帶回家，這個病你帶回家去

，實際說白了就是等死了。回家的頭一天晚上，我就跟這個小姑娘說，我說黃蓉，因為她是信基督教，她讀《聖經》。我說黃蓉妳把妳那個《聖經》給奶奶看看。黃蓉說奶奶，妳不是信佛嗎？妳不讀佛經嗎？妳怎麼還看《聖經》？我說這個都是通的，我想看看。她就將《聖經》就給我了，給我了以後，實際我不是要看她《聖經》，我是給她準備了一千塊錢，我就想這個孩子回家一點錢都沒有了，這不就是等死去了嗎？所以我給她準備了一千塊錢，我給她寫了一封信，我告訴她，我就給她夾在她這個《聖經》裡，然後我用報紙把這個《聖經》包起來。我說對這個經書得愛護，不能這麼敞著，我說奶奶給妳包起來，我就拿那個膠布給她黏上了。我告訴她，裡面奶奶給妳寫了一封信，但是妳必須得到家才能打開看，半道打開它不靈，這個信是給妳治病的。她媽媽說妳記住了嗎？這小黃蓉說記住了。我就給她，給她以後爸爸、媽媽就帶她走，她是坐公共車，公共汽車回樺南。後來到家以後她媽媽就打了一個電話，電話裡就哭，說劉姨，妳太善良了，妳看妳得的病比黃蓉的病要重得多，妳怎麼還能給黃蓉拿了一千塊錢？我說不是孩子嗎？我也沒有多，就是那麼一分心意，但願孩子早點恢復健康。我就寫了一封信鼓勵黃蓉，一定就要戰勝這個疾病。說我們全家把這個拆開一看，全家都哭。我說別哭了，孩子本來身體狀況不好。就這樣這個孩子就回去了。

所以我說得同樣的病，我自己痛苦，我知道這孩子她更痛苦，所以我就非常可憐這個孩子。後來我不能吃藥，不能打針，我就不去醫院了。我知道哪能治這個病，我就給她媽媽打電話，我說帶黃蓉過來治。後來我聽說醫大二院，有一個老醫生治這個病比較好，我就把她介紹過去了。介紹過去以後，治了不到半個月，黃蓉媽媽給我打電話，說劉姨，我們要出院了。我說不見效嗎？她說見效，

但是沒有錢就停藥。那就是沒有錢了，後來我就給我姑娘打個電話，我說姑娘，快點上醫大二院，給黃蓉她媽媽去送錢，黃蓉沒有錢，她就斷藥了。我姑娘就給她送錢去了。儘管是這樣這個孩子也沒保住，十一個多月，從我見著她到她去世十一個多月，不到一年這孩子到底還是走了。所以我就想人生真是無常，你說這麼點一個小姑娘，活蹦亂跳的，去住院的時候那個小孩可可愛了。她長相有點像劉曉慶那個模樣，我挺喜歡她的，而且非常會說話。所以就是這樣我就想得了這個病以後，妳怎麼去關愛她？雖然我自己有病，我想我能為她們做點什麼。

還有個小孩的媽媽，她也是我這樣的病，年輕二十八歲。她就跟我說，劉姨，我就怕死，我那個孩子還不到一歲，你說我要死了，我這孩子怎麼辦？你說做一個母親這種心情，咱們完全可以理解。我就跟她說，我說妳怎麼老想死？妳看我這麼重的病我都死不了，愈來愈好，我說會好過來的。她說劉姨，我看著妳精神頭這麼好，妳這麼樂觀，我也有信心了。她好像是大興安嶺那邊，好像離哈爾濱挺遠的一個地方。後來她說劉姨，我這次出院，我就有信心了，我一定會好的。我偷著告訴她的，我說妳回去念觀音菩薩，或者念阿彌陀佛，就是這樣。她說那個好用嗎？我說妳誠心它就好用。到現在我再也沒有見過她，那時候我在醫院碰見的。所以我想妳用自己的那種快樂，去感染其他的病友，給她們也帶來快樂，最起碼減輕她們的病痛。所以這個階段，雖然說我遭了一些罪，但是我想要做的，我能夠做的我做了。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，我似乎不但超越了這種疾病，我也超越了我自己，我戰勝了我自己。我鼓勵了我自己戰勝疾病，我也鼓勵我的病友們也讓她們戰勝疾病。所以我說我非常感恩我這場重病，惡度把我度進了佛門。這是我說的第一個階段。

第二個階段，就剛才我說身患絕症，我與經典結了緣，我就在這一段時間裡，我讀了這麼多經，抄了這麼多經，這個時候應該是從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二年。我跟大家說，人當你病重的時候，特別是當你覺得你沒有希望的時候，那個心它反而倒踏實下來，倒定下來。如果說你剛得病的時候，心有時候還忽悠忽悠，偶爾還想一想，就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我心踏實，就不盼著說我還能好過來，我還能活多少年。就想我在最後這一階段，我該做點什麼。真是那種心靜下來，和現在這種清淨心有點相似，還不完全一樣，但是那種感覺也是挺好的，沒有那種緊張感。這是第二階段。

第三個階段，「初識彌陀，相見恨晚」，這個階段應該是從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八年，這是五年的時間。為什麼說初識彌陀，相見恨晚？因為我是二〇〇三年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的，一個是接觸到《無量壽經》的經本，一個是接觸到了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。我當時接觸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，是師父上人一九九四年在台灣講的，那個時候是第三次宣講《無量壽經》。因為師父一開始說了，那是第三次宣講，那個光碟一共是七十片。我得到這個光碟以後，基本上它就成了我生活的必須和全部，每天我就是看經，就是聽經。所以我昨天說了一句，我說這十多年來，我受益最大的就是聽經。所以到現在我還是喜歡聽經，一聽經我就能聽進去，入進去把時間都能忘了。一天如果沒有同修們來，家裡沒有什麼事情，我一個人，我連著聽八個小時、十個小時，我都可以不動地方，吃飯我都可以忘掉，不餓也不睏。所以聽經我受益，我就把聽經這個受益的也介紹給大家，希望大家有時間也多聽經。我當時聽這個經的時候，一開始我是從頭至尾聽一遍，每張光碟聽一次。後來因為那段時間我就是這七十片光碟，我就反覆的聽。一開始一張光碟我聽這一天，也可能聽五遍、六遍數字不等，最多的我一天可以聽個十遍、八

遍的，我一天就可以一片光碟聽，所以這樣就反反覆覆聽。

我覺得一個是聽經受益，一個是聽經反覆的聽，一片碟連續著聽效果好，那個時候，我就是這麼聽的。然後二〇〇三年的四月份，四月份我又得到了師父講的細講《無量壽經》的光碟。那個時候一共出來是二百六十四片，我就都把它請回去了，然後我又每天看細講《無量壽》光碟。那個時候，就是你們看我第一張光碟「信念」，就到那個二〇〇三年的五月四號，它是二百六十四片，我看到一百九十八片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就想可能就這個時候，我和《無量壽經》就結下了這個緣。然後有同修告訴我，妳就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。因為我聽師父講那個七十片《無量壽經》，我最先聽懂的，就是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。可能我就是應該入這個門的，你看那麼多內容，我最先明白的就是這個。昨天我不說嗎？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一開始我不懂什麼意思，我就反覆的聽、反覆的聽，琢磨琢磨什麼意思。後來明白了，我想和我正對路，因為啥？我屬於比較笨那個類型的，弄多了我也學不會，記不住，就這個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就從二〇〇三年開始到現在，八年的時間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就沒有間斷。如果說我一門精進，這就八年的時間，這八年的時間回過頭來看，我覺得還是有一定收效的。

對於第三階段，我用這麼四句話給它概括一下，就是「初識阿彌陀，喜獲《無量壽》，今生緣成熟，我要去作佛」。好像我想作佛，大概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有這個願了。過去我想，我不知道什麼是願？大概這就是我的願，我就覺得我要去作佛。我那個時候讀《六祖壇經》，那不是說的這個嗎？六祖去拜見五祖，五祖問他你幹什麼來了？他說我來作佛來了。我當時真是有那種想法，挺天真，我想我要去見五祖，我也這麼說，我也要作佛，就很天真的這種想

法就冒出來了。所以這個第三階段，就是應該說我正兒八經的開始認識佛、學佛，是從二〇〇三年開始。也可能就這個時候這個緣成熟了，就讓我出了第一張光碟。

我給你們說說，我第一張光碟出的經過，要不現在有時候跟于記者開玩笑，我說小于，我是感謝妳，我還是埋怨妳？她說劉姨，妳要是感謝怎麼解釋？我說感謝妳把我製造成了一個名人，妳一張光碟「信念」，就把我弄成了一個名人，我是不得感謝妳？因為當時，是另外一個老居士帶著于記者上我家去的，去處理另外一個問題，就是巧合。那個老居士可能有時候跟人說，劉居士出名是因為我，因為我把那個于記者帶到她家去的，如果沒有這個機緣，她出不了名。事實是這樣的，因為那時候我不出門。所以我就問小于，我是不是應該感謝妳？小于就呵呵笑。她說劉姨，妳說妳還要埋怨我，怎麼個埋怨法？我說妳把我弄成個名人它也不適合我，我就是適合在家貓著看書，我從小就喜歡看書，我也不喜歡出名。妳說現在這下從二〇〇三年，妳這個碟出來以後我就沒得消停。她說人家想出名都出不了，妳怎麼還不願意出名？我說那誰願意出名，妳去讓他出名行不行？

所以後來我來香港的時候，上一次我跟師父說，我說師父，求您老人家，別再講我，已經把我講成名人了。現在聽說還有網，都把我弄網上去了，一上網就全球出名，那我就全球名人了。完了師父就說：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，做個好樣子。你說老人家不還是繼續在說嗎？今天早上我還跟師父嘮嗑我還說，我說師父，有些時候不能說，愈說我愈出名，一出名人人家都盯上我了，就是這樣。所以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就成了名人，這個本來就是和我的性格真是格格不入。你看我現在面對大家，面對鏡頭，我說這些話，我都不知道我咋說出來的。我過去雖然當老師，就是上課我就

講課，下課就是下課，我不會嘮嗑。就現在這幾年也可能就這個機緣，就把我推到這個前台來了，妳說妳也得說，不說也得說。我對著鏡頭我能跟大家說，我說諸位對不起，我啥也不會說，我不能說那不行。所以現在真是三寶加持，不是我有什麼本事和能力，我一再這樣告訴大家，不要把我想得很神奇，很迷信我，我們都是一樣的。就是這樣出了這麼一張光碟就出名了，後來大約是熱鬧了半年的時間，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四號光碟出來的，熱鬧了有半年的時間，那個時候是第一次出名。

第二次出名，就是這次師父開始在講經的時候說我，一下子我又第二次成了名人，這一次成名人比第一次更火。我說我現在才知道這星是怎麼回事，追星族是怎麼回事。我現在就是被迫的那個星，人家都是追新星，追明星，我說我是被迫的一顆老星。真事，是不是這樣的？你說我現在真實的體會到了，做名人的不容易，真是的，你想身不由己，包括我現在穿什麼衣服，我自己說了都不算數。昨天我不說，我要自己出門都受限制，那人家對我是保護。比如今天你看我就沒穿昨天那個衣服，同修們幫我參謀，今天穿這個，那明天可能我又換一個。今天大連不又給我寄的新衣服嗎？多虧好幾件都是棉襖，來這兒穿不了，要不是棉襖，可能這兩天我得一天換一套。就有一件不是棉襖還厚厚的，今天刁居士想讓我穿那個，最後大雲說今天先穿這個，明天再穿那個，我就成了穿衣服的模特兒。所以自己就覺得做名人真是不容易，別人怎麼說咱們就怎麼辦，我就這樣想，你們說我穿哪個好，我就穿哪個好。

我給你們講個笑話，就因為我穿什麼衣服，我們刁居士和謝居士在廣州差點沒打起來。梁新新給我買了若干個衣服，各種各樣的衣服拿到屋裡去，我們就像出攤床似的，擱床上擺著，我就是衣服架子，穿這個照鏡子試，她們左看右看，完了，看完了脫了穿那個

。這就是刁居士最喜歡的，就我今天穿這個。有一個帶綠的，好像帶花的還是帶格格的，那是謝居士喜歡的。就因為她喜歡這個，她喜歡那個，妳說妳們倆就該喜歡就喜歡，就互不相讓。她就說這個好，她就說那個好，兩人就吵吵起來了，我說妳看就因為我穿一件衣服，讓妳們倆這麼吵。我說那樣，我當時是這麼裁判的，我說我要是出門，這兩件衣服我都拿著，我今天初一我穿這個，刁居士喜歡的；明天初二，我穿謝居士喜歡的那個，行不行？這下妳倆就平衡了，誰也別吵吵了，就是這樣的。這次我來把這個拿來了，把那個落下了，這事我回去還得跟小謝解釋解釋是不是？這回刁居士喜歡的我穿了，妳喜歡的我沒穿，這就是玩笑，開玩笑。就是這樣的，我就想滿大家的願，妳們說哪個好我就穿哪個，只要妳們高興我就高興。今天說穿這個，我說好，今天就穿這個。昨天我不是外面去？昨天我穿那個，我問師父，師父，今天穿這個行不行？師父說好好好、好好好。那我就穿了。就是說起來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，所以我現在我也覺得，啥事也不用我管，什麼事都有人替我管，包括穿衣服、吃飯，我什麼都不用操心。這就是一顆老星目前的生活狀況。

第三階段這個五年，如果從一九九一年開始算，算到二〇〇八年，我說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八年這五年，是我學佛進步比較快的五年。因為知道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又聽的也是《無量壽經》，所以這個時候，我就有個個什麼突出的想法，我就想世界上有這麼好的東西，過去我怎麼不知道？這回我可逮著了，就這個。所以我說相見恨晚，我怎麼才知道？我就想多虧我有這場病，我趴下我出不了門，我在家裡我接觸到這了。如果我要上班，你看到二〇〇五年我才退休，退休以後是什麼狀況我都不知道。就因為我這場重病把我撈倒，所以我有機會接觸了佛經，真是一件好事。這是第三階段。

我不說四部曲嗎？第四個階段，就是從二〇〇八年到現在二〇一一年，這也算三年的時間了。這個應該是我學佛，比較有點小成就的三年，應該是這個。說這個我就想跟大家說說，逆境怎麼對待，為什麼我說這三年，是我有了一點小小的小成就？這是我自己的評價。因為二〇〇八年那一年，我遇到了一次比較大的磨難，那個關特別特別的難過。所以我在這跟同修們講這件事的時候，我多次提到，我特別的感恩刁居士，她這幾年跟在我身邊，真是幫了我好大的忙，是個大善知識。因為我二〇〇八年遇到這場磨難，我自己有點過不去，我想趴下，真是有點要投降了。我就把我這個想法跟小刁說，我說不行了，我挺不住，我要趴下，太難過了，怎麼人來到這個人世間這麼難、這麼難。完了小刁跟我說，妳現在都是名人，妳一趴下妳給我們表什麼法？就讓那麼多同修看劉居士，所謂的一個學佛學得比較好的人，她是怎麼趴下的，妳趴下以後，多少人跟著妳一起趴下。人家說劉居士學佛學得那麼好，都趴下來，我們這也早點趴下去吧，妳不斷人法身慧命嗎？她不是心平氣和跟我說的，非常橫，可厲害，給我一頓吆喝，這一頓吆喝把我吆喝醒了。我說這又是一次的當頭棒喝，第一個當頭棒喝是讓我得了這場重病，第二個當頭棒喝，棒喝我不能趴下一定要站起來，要把這關過去。也可能這麼一吆喝，我這個心念一轉，時間不太長吧，我這關我就過去了。過去以後就什麼感覺？豔陽天，烏雲散去一片豔陽天。把這個難關過去以後，自己那種愉悅的心情，真是用語言不太好表達，真高興，我這個障礙終於我又越過去了。

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記起師父的一句話，師父說每次大的磨難之後，都是一個大幅度的提升。這個我就這次我感受到了，因為我這次磨難確實是比較嚴重，嚴重到我都不想過去的那種程度。過去以後真是一個提升，我自己能感覺到，我的思想境界有了一個新的提

升。就說人來到這個人世間，你這個挫折、磨難方方面面的你都要經歷。這個逆境它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，順境是財富，逆境更是財富，它能鍛鍊你、磨鍊你。我過去那個棱棱角角也很明顯，因為在家是老姑娘嬌生慣養的，所以那個毛病也很多。就這麼多年過來以後，各種磨難都經歷了，所以自己就想這個磨難真是幫助我成佛。如果沒有這些磨難，可能我今生成就不了。我就覺得順境你要坦然面對，逆境也要坦然面對，不說嗎？忍的功夫有多大你將來的事業成就就多大，它是成正比的。所以經過這一段的實踐，這個我就體會得比較明顯。

第四階段我用一句話來概括，就是「走上正道，勇往直前」。如果說在前一段時間，我還是繞來繞去走了一些彎路，從二〇〇八年這個難關過了以後，到現在基本上步入正軌，不徘徊、不猶豫，那種痛苦的感覺，怕困難那種感覺真是煙消雲散了，現在一切我都可以坦然面對了。但是現在我這麼說是不是吹牛？早晨小刁跟我說，大姐，妳今天講課，妳得舉舉妳那個例子，提醒我。那我就舉舉什麼個例子？我前些天我在哈爾濱見了兩次佛友，是上平房，見平房的佛友我吹牛。我怎麼說的？我說我現在的心態，我覺得愈來愈好，愈來愈清淨，一般的外面的境界，好像想動搖我動搖不了。順嘴我就說了一句，我說誰要把我能再逗生氣，我說我服他，他是能人。我就這樣說的，我為什麼在平房我能這麼說？因為平房那些都是我的老同事，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，一直在一起工作一些老同事非常了解，我們彼此現在見面都叫外號。比如說我們有個老師，從前我們就叫他少校，就是這樣的見面特別親，我就跟他們，面對他們的時候，可能就有點放肆。我說現在誰再能把我撩生氣，我就服他了，他是能人。我就說我心態好，就這個意思。小刁後來跟我說，她說大姐，妳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我就想這大姐妳看著吧，妳那

考卷又要來了，就得給妳撩得生氣的。

然後怎麼生氣了？這不就回來了嗎？回來我最近又要換一個住的地方。我這住的地方是打游擊似的，隨時準備搬遷，搬遷就得拿點東西，我跟我老伴說，老伴，你就臨時穿的衣服拿一點就行，別東西都不用拿。我老伴說行，我不用妳收拾，我自己收拾，他就自己收拾。等他收拾完了，我一看收拾了十個大包，十個包，我說老伴能不能少拿點？這麼多拿了沒有用，你別拿了，我說我給你歸納歸納。他說行，他答應了，讓我給他歸納，我就給他歸納。我就給他歸納出三個大包，好大的包三個包，那已經很不少了，我說這些行不行？我老伴說行行，這樣就行了。頭一天晚上收拾好了，都擱那個地上擺著，就準備第二天搬。第二天早上睡起來以後，我到我老伴那屋一看，我給他歸到三個包，擱那裡，人家自己又弄七個包，加在一起還是十個包。我當時那火就開始往外竄，因為你看去接我一個轎車，那後備箱它裝不了，他就十個包，我還有一、二包的。我說裝不了，你能不能再精簡精簡？不行，都得拿著。這個時候我就生氣了，正好小刁、大雲去了，我正和他噓噓，我說你怎麼回事？我就噓真發脾氣，我真生氣，氣得我心都哆嗦了。小刁一進屋說，大姐又生氣了吧？後來小刁跟我說怎麼樣？答我話來了，誰叫妳吹牛，妳說沒人能再把妳撩生氣，怎麼樣？回來老爺就給妳出個考卷，妳就沒考過去。真沒考過去。所以今天上午我從師父那回來的時候，小刁說大姐，妳今天妳一定要舉妳那個例子，妳說妳不生氣妳生氣了。我確實是生氣了。就說咱們修行的路上，真是坎坎坷坷很不容易，怎麼樣去面對這些個難題？

我現在好在什麼地方？就過去比如說我生一次氣，我十天半月過不去這個勁，就是氣得慌，氣得我自己都知道心疼、肝疼，哪都疼。現在我生氣，幾分鐘就過去了，就這次和我老伴生氣，就算時

間比較長的，沒有半天，好像是一、二個小時。反正小刁也攔旁邊老敲打我，一會氣就消了，就是這樣。所以這幾年好像心態愈來愈好，愈來愈平和了。尤其是見了師父以後，從師父身上學了好多寶貴的東西。我是比較認真，我要是學師父哪一條，我看準了我一定要對照我自己，我把它落實，就這個我做的相對來講，還算比較好的。我從師父身上第一個學的就一句話，不和任何人事物對立。這是我好像第一次還是第二次來香港，我學師父這句話，是我的座右銘。我回去我就在紙上把這句話寫，我不就過去教語文嗎？我得畫畫句子的結構，重點就是不對立。不對立完了前面再加個修飾語，任何，不和誰對立？人、事、物，那就不和任何人事物對立。我就仔細琢磨師父這句話，真是落實做到了，也不是輕而易舉就做到的。但是師父他老人家做到，我既然要向師父學習，我也得努力去做。

再一次來香港，就學那三句話，「天底下沒有我恨的人，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」，這就是我另一個座右銘。第三次，就是我上次和師父出國那次，我又記住了師父一句話，「誠敬通自性」。誠敬通自性，過去這句話也聽過，但是好像一下就過去了。這次師父好像我們在吃飯的時候，師父說了這一句，我覺得這一句又是重點。就是如果我來一次香港見一次師父，我都能從師父身上切切實實學到一點東西，我再把它落實，我想我會進步的。前面這四個階段也叫四部曲，這就是我從一九九一年請觀音菩薩，到現在整整二十年的時間，也就算我學佛的經歷，我的學佛之路。這個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，就是真學佛真受用，你假學佛就不受用。因為這幾個階段，你看我一開始是糊糊塗塗的，逐漸逐漸在提升，到最後第四階段，我覺得見效果了。所以我說真學佛真受用，在這個真字上一定要下功夫。

下面我想再跟大家說一個什麼話題？就是幾個真幾個假。第一個真學佛、假學佛，給它對比一下，同樣都是學佛，一個是真，一個是假，結果是截然不同的。現在世界上有七十億人口，據調查統計信仰佛教的可能是將近七個億。如果說這七個億信佛的人，有多少是真信的，多少是假信的，大概是假信的還是多，真信的還是少。如果我們七億人口，他是都真信的話，那還找不到那八千人到一萬人嗎？就在我們佛教的信眾裡都可以找到。現在就是真信的，為數還不是那麼太多。現在所說的信佛，我覺得很多同修，包括我自己，還只是一種形式上的信仰而已。這個信的過程，我的經歷，我的經驗也好，我的教訓也好，我是這樣想的，如果信佛你是有所求的信不真，無所求的信是真。我比如說自己給我自己說，你信佛你怎麼信？你求什麼？我想來想去我就一個求，求生淨土，老實念佛求生淨土，這是我唯一的一個求。也可以說我這大半生過去了，我沒求過別的，現在就這一個待求的。但是我看看我周圍的這些同修們，多數還是有所求，比如說最起碼求保佑，求發點小財，求孩子有個好工作，求家庭和睦，你說這些是不是求？也是求。這個心就不是那麼真，學佛就不是那麼真。就是這個目標，是不是有點定得比較低？我這一生學佛就這一個目標，就是今生了生死，今生要成佛，別的那些都不是我所求的。這是我所經歷的、所看到的一個現象！

我們每個學佛的人，都問一問自己，你是真學佛，還是假學佛？真學佛就是要依教奉行，就是佛陀怎麼教誨的，我們就怎麼去做，這叫真學佛。如果我們只是讀讀經、拜拜佛，那不叫真學佛，那是形式上的學佛，而不是實質上的學佛。真學佛學什麼？學智慧，學佛陀的智慧。就這個智慧，智慧和知識不一樣，我現在我告訴你們，我有個什麼感覺？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智慧？還是自性的一種流

露？還是怎麼個事？反正我自己清楚，不是我想的，實際現在我很多時間我都是比較靜的，就是當你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可能是應該讓我知道的東西，就像那個山泉水一樣，源源不斷的流出來，不用我去想。我舉個例子，比如現在我繞佛不就我自己繞嗎？每天早上我是繞三十圈，就在繞圈念佛的過程當中，就好像我在講一堂課似的，就一邊繞著就在講著課，但是嘴裡沒說出來，我心裡知道我在講。這些詞都從哪來的？一段一段怎麼回事？我想這是怎麼回事？這不是我想的，這叫不叫是一種自性的流露，還是三寶在加持我。所以有些東西，我有一次我問師父，我說師父，有些事別人不知道，我知道，那是真的嗎？這次來我又跟師父提這個問題。我說師父，我一直在懷疑我自己，我不相信我自己有這個能力，但是我又不敢說，因為有同修跟我說，說師父在網上又講你了，說妳如何如何。

比如說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有一次一個同修打電話告訴我，說師父又講妳。我說講我什麼？師父說妳有金剛杵。我說啥叫金剛杵我不知道，我沒有。完了那個居士電話那邊就呵呵笑了，說人家師父講的時候就說了，你要問她自己，她不知道，她說她沒有。我說我真沒有，我不知道那金剛杵是什麼樣？後來我就跟幾個同修，跟小刁她們說，我說是不是師父講法那屋有個東西，那個銅的，我說那是金剛杵嗎？我們誰都不知道，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啥叫金剛杵。完了，還說了其他的幾件事，我想我有那大本事嗎？我也沒那個能力。因為我比較誠實我不想騙人，我不想打妄語，所以這次來這兩天，我問師父兩次了，我說師父，我說的這是不是真的？師父點點頭。我說我不想騙人，我不想打妄語，如果是三寶加持，佛菩薩點化我，我能夠度更多的眾生，我說我盡力去辦。如果那歪門邪道它想指揮我，我說啥神通我都不要，你趕快收回去，你別給我整這個

，我就一心念佛求往生了。師父就笑了，師父的意思告訴我，沒騙人。但是我說實在我就現在面對這個鏡頭，我說這個事的時候，我心裡還在忽悠，我沒那本事吧！還是這樣。但是我挨批評了，我知道我挨誰的批評，人家說妳怎麼老懷疑？本來告訴妳的是真的，妳還懷疑。我今天告訴師父，我說師父前幾天就沒來這之前，半個月之前我被批評了。一個是有同修批評我，說妳怎麼回事？因為他告訴我師父怎麼講我。我說我不會，不是那麼回事。她說妳怎麼的，妳否定師父？人家師父這麼講妳，妳就說妳不是、妳不會。我說我沒否定師父。所以現在他們說什麼，我不表態，你說我怎麼的，我也不說是，我也不說不是。我說是，我心裡沒有那種感覺；我說不是，你們又批我，說我否定師父。所以我乾脆我就不吱聲，你們願意咋說咋說。但是我真是面對鏡頭、面對大家，我希望所有的佛菩薩也好，神靈也好，你們千萬別讓我打妄語，不該我知道的事不要讓我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誰想知道就讓誰知道，我不想知道那麼多事。如果是為眾生服務的事，我會百分之百盡力去做的。

在這裡順便我也說兩句，有些同修總是把我想得那麼神，我再三的強調不是這樣的。我除了得絕症，念阿彌陀佛把它念好了以外，僅此而已。我沒有別的和你們有什麼不同，咱們都是同樣的學佛人，你們不要把我看得那麼神祕。有的同修是開玩笑也好，還是說真話也好，就說她修成她怎麼還吃飯？我告訴他，我說我需要吃飯，不吃飯我餓。你說她怎麼還得睡覺？我不睡覺我困，我也得睡覺。就這些個我覺得是不是你們把我想得太神？我不和你們一樣嗎？咱們都是老老實實的學佛人，把心思放在阿彌陀佛上，別老琢磨其他的事情。我不琢磨別人，我也希望我的同修們也不要琢磨我，把那個心思一定要住在阿彌陀佛上。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小方面，真學佛、假學佛，我希望同修們，咱們都真學佛，真作佛。

第二個我想說說真佛弟子、假佛弟子。現在很多同修受三皈，受五戒，有的受菩薩戒，在一起說話嘮嗑的時候，有的就覺得，這就是進了佛門，是佛弟子。真是這樣嗎？我覺得好像不是吧，不是說這個儀式你履行，你履行三皈五戒，哪怕是菩薩戒，特別是有些受菩薩戒，年齡比較大一些老菩薩，都喜歡別人稱呼他為老菩薩。實際這個稱呼，都是次要的是不是？關鍵是你是不是真菩薩？如果你不是真菩薩，人家就叫你老菩薩你也是假菩薩，也是泥菩薩。不要喜歡那個假名，咱們還是真真實實的去做，爭取做個真菩薩。所以假菩薩就愛擺花架子，那些形式的東西比較注重；你真菩薩應該是重實質不重形式，這就是一個區別。所以這個問題我想，你是不是真佛弟子，還是假佛弟子，不是你自己來給自己命個名，也不是說你受了菩薩戒，你就是菩薩。受了菩薩戒不守戒你是假菩薩，起了貢高我慢的心就更糟了。

我記得那個時候有同修鬧矛盾，是什麼矛盾？就是關於這個搭衣、不搭衣。在我們哈爾濱那邊有兩種說法，一種說法是受五戒就可以搭衣。另一種說法是受五戒不能搭衣，必須受菩薩戒才能搭衣。就因為這兩種說法，所以有很多老菩薩之間，就有摩擦、有矛盾。因為有的受五戒搭衣了，有的受菩薩戒就說你不應該搭衣；這個受五戒的不服氣，就覺得應該搭衣。反正因為這個問題，尤其是頭幾年我接觸的比較多，就是這樣的。因為受菩薩戒的，就覺得我比你受五戒的高一等，我受菩薩戒，我是菩薩了。所以這樣在某種程度上，也有一種貢高我慢心表現出來。這幾年因為我接觸的比較少，不管我們是受五戒也好，是受菩薩戒也好，就是我們做為一個佛弟子，你關鍵的是你依沒依佛的教誨去做？依佛的教誨去做，你是真佛弟子，沒有依佛的教誨去做，你是假佛弟子，這個你自己讀經，你對照對照就知道。這是真佛弟子、假佛弟子。

第三個真改過、假改過，我前兩天告訴大家，我就說現在念佛和改過，得把改過放在第一位，光念佛不改過不行，一定要改過。你現在是真改還是假改，這是個試金石、分水嶺，現在時間這麼緊迫，你再慢慢悠悠的，再不想改自己的過，或者我慢慢的改來不及了，得加速必須得改過。不要看別人的過，要改自己的過，你總是鏡子照別人，你照不著自己。我一再告訴大家，我說就是一片鏡子，你拿著鏡子去照別人，把別人的缺點照得明明白白，而且這個缺點是你認為的缺點。你不照自己，因為你拿那個鏡子的背面對著自己，你看不到自己的缺點。把它反過來用那個鏡子照自己，一定把自己的過錯照明白，要把它改掉，這樣你才有成佛的希望。這個從我自己說，我有個壞毛病就是比較固執己見，遇到事情總覺得別人不對，尤其突出的，是表現在我和我老伴的關係上。有一段時間，我就看我老伴怎麼看都不順眼，他說話我不願意聽，做事我不願意看，就覺得彆扭。後來我聽師父講法的時候，我一下子明白我錯了，一我老伴他神經不是那麼太正常，我用正常人的尺子去量他，本身我就錯，也不公平。另外人家有的時候也未必就是人家錯，我怎麼就說人家錯？人家有人家的生活習慣，有人家的自由，我幹嘛老挑他的錯？

後來我就想，我用什麼辦法我改我自己這個毛病，我就想出這麼一個辦法我找我老伴的優點。過去我找不著他有什麼優點，我曾經這樣，那是挖苦吧，挖苦我老伴，我說老伴，年輕的時候你有一條優點是什麼？乾淨利索。我老伴特別乾淨利索，他那個衣服比我洗的要勤得多，人那東西都規規矩矩的。我說現在這老了，怎麼連這條優點也沒有了？那你現在就沒有優點了。實際我說這就是很不公平，你看就那麼一條優點還被我給否了，那說的時候都不完全是開玩笑。這回我想我要改我自己的過，我必須得從我老伴這開始，

我怎麼找他的優點。後來我就想，一開始我自己還跟自己說，他也沒啥優點咋找？這是我的心裡的話，但是知道自己不對，還得找，我就找找。第一條我終於找出來了，找出來什麼優點？我老伴特別孝順，無論是對我公公、婆婆，還是對我的爸爸、媽媽，我老伴都做到了孝順，這就很不簡單。因為我老伴是獨生子，嬌生慣養長大的，他能對四個老人都盡孝，可以按我們東北話說，四個老人都得他濟了，他都送終了，真是了不得，第一這是個大孝子。我就想這一條優點，是我不具備的，我在這一點上跟我老伴比，我比不過他，這是第一條。

第二條我總說我老伴不關心人，我說你怎麼心裡就裝你自己？你能不能也裝裝別人？後來我就想我這個話說的不公平，因為什麼？我舉個例子，就是一九七〇年我老伴出差，出差回來的時候，就給我買了一個小布衫，是那個叫泰國紗。那個時候就這麼短袖的一個小襯衫，花了九十八塊錢，那可以說當時的九十八塊錢，在我家那也算天文數字。回來以後我老伴說，我給妳買個小布衫，妳一定能喜歡，白色的。他說質量挺好，洗了以後不變形。你想那個時候我老伴的工資是四十一塊九毛錢，他出差每天補助七毛錢。他告訴我，他早晨吃飯，早飯九分錢一個饅頭、一個粥、一個鹹菜，他告訴我九分錢，就是補助七毛錢得把錢攢出來，回來給爸爸、媽媽，給我，給姑娘兒子，買點什麼小禮物之類的。你看就是這點錢，他能花九十八塊錢給我買一個小布衫，你說人家不關心妳嗎？我一想那小布衫現在我還留著，真是一種永遠的紀念，那就是我老伴對我關心的一種證明。所以說我就開始找他一條一條的給他找優點，之後我天天找給它積累，最後我就跟我老伴說，我說老伴現在我給你找著多少條優點，我就一條一條給他說。

他說妳現在說的，比以前說的我願意聽，妳終於知道我還有優

點。我說老伴，過去不公平我給你賠禮道歉，你有很多優點。我記得有一次，給我買了一個灰色格格的上衣，他說妳工作這麼多年，妳也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，我給妳買一件衣服。結果我不習慣穿新衣服，他非得讓我穿，我記得我第一次穿那個新衣服，我上班的時候，我就問我老伴，我說今天我上班我走哪條道？他說妳正常的走，妳平時上班走哪條道妳還走哪條。我說那大道有人。他說那妳就走小道。我說也沒啥小道。他說妳串樓空。所以我清清楚楚記得，我穿那件新衣服，我那天早晨我是提前一個小時上班的，因為路上人少。不單提前一個小時，我是串著樓空走的，樓空裡沒有多少人，就是這樣。你說我老伴，我就想他畢竟是個神經不是那麼健全的人，他能夠做到這些，那非常不簡單、非常不簡單的。就尤其他送我媽媽，我媽媽臨走去世的時候，我老伴那真是貢獻太大了。他怕我累著，晚上他挨著我媽媽，我媽媽這一宿上多少次廁所都是他管。他說妳就睡妳的覺，不用妳管，就是這樣。你說就這樣一個人在我這，我給人說一條優點沒有，是不是不公平？所以我舉我這個例子，也是告訴大家，我們夫妻之間一定要互相關愛，互相包容，互相理解。當你對對方有不滿意的時候，你先看看自己，你錯在什麼地方？不要去指責對方，這是你在改過。你如果總指責別人，你自己不改過，你會不進步的，是不是這樣？大家考慮考慮。

我還給我老伴舉個例子，這個我挺感恩他。因為我得了紅斑狼瘡病以後，就做下來一個也算後遺症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？就是這手指甲都變得非常軟，不能洗衣服。我過去，因為我比較喜歡乾淨，我老洗衣服，我還喜歡用搓板這麼搓，我不太喜歡用洗衣機。現在就是擱手搓幾下以後，就這手指甲特別疼，有時候還搓搓它就劈掉，都劈到肉裡去了，它就被原來薄得多了，就是這樣。所以就從我得這個病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我老伴的大件衣服從來不用我洗，

都他自己洗，有的我的大件衣服都他洗。因為我老伴過去，那個小刁知道，那吃飯是吃一碗盛一碗的，就是飯盆在我倆中間，他吃完那一碗飯，得把飯碗遞到我這面，我攔飯盆裡盛了我再遞給他，都是這樣的，他是什麼活都不幹的，因為就那麼一個寶貝兒子。現在就是他考慮到我這手不行，一洗衣服他就說不用妳洗，大的我洗。在過去那都應該說創歷史紀錄，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事。所以說就是點點滴滴多看人家的好，你就覺得你心裡就生出來是一種愛。如果你總看人家不好，你心裡生出是一種恨，或者是怨，所以你要把這個恨和怨改成愛。現在有時候我跟我老伴生完氣以後，我說老伴你別看我跟你生氣，我覺得你現在比過去可愛多了。他說我還有可愛的地方嗎？我說你挺可愛的。剛才我說的是改過，改過和念佛要結合起來，「念佛改過相結合，今生必定見彌陀，彌陀本是你自性，自性現前去佛國」。所以這兩者一結合咱們就成功。還有就是說，「靜坐常思自己過，是非不必爭人我，彼此何須論長短，寬容豁達真學佛」。我們真正學佛的人一定要寬容，一定要豁達，別心眼那麼小，一點小事都裝不下。第三個就是真改過、假改過。

第四個是真老實、假老實，這都一真一假來對照。真老實就是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如果說得確切一點，直白一點就這個。你能做到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你就是真老實，你今天想這個，明天想那個，總在不斷的變換題目，你就不老實，這是一個。再一個就是你有無數個為什麼，是不老實；真老實沒有為什麼，就是阿彌陀佛。你阿彌陀佛念到一定程度，所有的為什麼自然而然都解答了，不用去找別人找答案，你自己就有答案。那就是說你自性就顯露出來，你自性裡全有你全知道，不是說他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只要你心清淨下來，你智慧一現前，誰都知道，沒有神祕的。同修們老問我，學佛怎麼學得力？我說就是四個字阿彌陀佛，你信不信？

師父今天講不也說嗎？就是你信不信，你信就這四個字，你綿綿密密的念下去，你二六時中你的心裡就是阿彌陀佛，沒有別的垃圾，這四個字絕對好使。你就說到什麼程度，大家能信，反正我是告訴你們都是真話、實話，我就是念阿彌陀佛，念到一定程度智慧自然它就生出來。不要去找，上別人去問，問誰誰也代替不了你，你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如果現在有些同修比較說羨慕，還是怎麼的，說劉老師會什麼、會什麼，能不能教教我們？我真說都是大實話教不了，它就是自然而然出來的東西，確實不是我保守我不教你們，教不了。你就這個問題你搞明白了，你就把四個字阿彌陀佛緊緊抓住，裝在你的心裡你今生一定成就。你說你還想那麼多幹啥？你總是這個問，這個為什麼？那個為什麼？

比如現在仍然有同修問我，說劉老師，我讀《地藏經》好不好？我說好。他說我讀《六祖壇經》好不好？好，都得好，這個經都是好的。我說關鍵你是選擇哪個法門，然後你再選擇這個法門，你選擇哪部經。你念《金剛經》，你持《金剛經》一直持下去，這也是一門精進。如果說你喜歡《六祖壇經》，你和《六祖壇經》有緣，你一直持《六祖壇經》也是一門精進。就是你別搞雜了是不是？不是說就我修淨土的，我念阿彌陀佛，我讀《無量壽經》。我說你必須也得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只有讀《無量壽經》叫一門精進，不是這樣的。你學別的法門，你學禪宗你就選禪宗裡的一部經來讀，但是也不要搞雜了，就這個理念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所以咱們學淨土法門的，選擇了念佛法門，那我就是讀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，我這也叫一門精進，永遠不會改變題目的。這是第四個，我說的是真老實、假老實，我這兩條好像很容易對照是不是？一門精進，長時薰修，這是一個檢驗標準。再一個你有沒有那麼多為什麼？有的佛友問我，我開玩笑說，我說你就是十萬個為什麼，一天有十萬

個為什麼在問，問自己，問別人，我說你阿彌陀佛沒有地方待，這就不是真老實。

第五個是真聽話、假聽話，真聽話、還是假聽話這條也很重要。不就是六個字嗎？老實、聽話、真幹，這不六字祕訣嗎？實際也不是什麼祕訣都是公開的，人人都知道。就是你做不做？釋迦牟尼佛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，說正法時期是戒律成就，像法時期是禪定成就，末法時期念佛成就，所以說佛都給我們說得明明白白的。就是佛菩薩的話你聽不聽？你聽了你願不願意這麼做？能不能堅持？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自己覺得我真聽話，釋迦牟尼佛這麼告訴我說末法念佛成就，那我就念佛。我覺得我這種做法是真聽話。你別還懷疑，能是嗎？那我那麼多經，這部經我沒讀，那部經我沒讀，行嗎？那個就不太聽話吧。所以真聽話，你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

第六個是真真幹，還是假真幹，真真幹就是心中只有一句阿彌陀佛，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這叫真幹，沒有夾雜。有夾雜就不是真幹，不是真真幹，而是假真幹。概括一下，老實、聽話、真幹是學佛的三寶，是成佛的祕訣，十方諸佛都讚歎。這個說法不高吧，你想想十方諸佛都讚歎的事，你該不該做？你該不該信？如果說十方諸佛讚歎的事你還懷疑，那你可能今生成佛，就沒有那個緣分了。這是第六個。

第七個真，就是真學佛真受用，今天的大題就叫「真學佛真受用」。這個我還說我自己，舉我自己的例子，因為這是我經歷過，我親身體會到了。我覺得這幾年的學佛，特別是最近三年的學佛，我受用，真受益。我願意把我受益的東西介紹給大家，希望同修們也都受益，今生也能成佛。我給大家說一說，我都哪些個地方我受益了，比如說第一個，這都擺著的，我活過來了，這是不是第一個

受益？得這個病的能活過來的，那太少太少了，那就是絕症。我活過來了這面對大家清清楚楚，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這是不是第一個受益？第二個受益，我健康了，二〇〇三年我第一張光碟出的時候，你們如果仔細看，就鼻子這個地方還有黑斑，還有一點點的黑斑。那個時候我的體力很弱，我可以出門了，但是我走不了遠路，一走稍微遠一點我就累得慌，腿軟，那個時候就是那樣。說話不能時間長，說個幾分鐘就覺得使氣上不來，那是我二〇〇三年那個時候的狀況。你看從二〇〇三年到現在，八年的時間過去了，那個時候我記得師父見著我以後，他說我見著妳這張光碟以後，我一算時間七、八年時間，就是這個人現在還在不在？還活不活著？所以師父就委託咱們香港的同修去打聽打聽，說看看就錄光碟的這個人，現在還在不在？後來咱們香港同修就跟黑龍江的同修聯繫。完了聯上一問說活著，說現在還活著，就這樣師父說想見一見，所以我和師父的緣就是這麼結上的。

因為在這之前，我沒有想過來香港，也沒有想過要過來見師父，我就想天天我面對螢幕都在見師父。就是這樣我和師父這個緣結上了，我是去年的四月四號第一次來香港的。所以那個時候我身體狀況是那種情況，現在你看八年過來了，我自己感覺到我好像是精神頭也愈來愈足，身體狀況愈來愈好。尤其這半年哈爾濱的隱居生活真是挺不錯的。你看半年能長了十二斤體重，應該是很有成果！今天我看，就咱們吃飯的時候，咱不放了一會我那個碟，我回去跟她們說，我說我怎麼看我自己胖了？我覺得我自己胖了。你看這是不是個真受用？如果不是這樣的，這個人一有病以後，他心態肯定不好，心態不好就導致他的病會加重，它是相輔相成的。我覺得這幾年，八年過來了我是狀況愈來愈好，精神頭也愈來愈好。從學佛的這個方面來說，好像愈來愈有勁了，愈來愈信念愈足，愈堅定，這

應該說第二個受益的表現。

第三個受益的表現，就是明理，明理源於我光碟看得多，這七八年、十來年，反正光碟我沒法計算，我雖然看的就是《無量壽》的光碟，但是反反覆覆的看，看了多少不能用數字來計算。我真是就長在光碟那堆裡了，每天這就是我主要生活內容。所以一開始有點看不懂，師父講，我有點聽不懂，聽不明白。反覆的看、反覆的看，聽明白、聽懂了，一下子就入進去，入進去以後有好多東西，就是自然而然的我就明白了。所以我覺得不能說完全明理，就是明理了一大部分。反正現在師父講的東西，大部分我能聽得懂、聽明白，明理了，現在因為明理了，念佛的信念就特別堅定。就是從我選擇了念佛法門到現在，我沒有想過要更改，別人說什麼法門如何如何好，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，我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阿彌陀佛我一直念到底。我說過去念，現在念，將來還得念，一直到往生極樂世界還得接著念阿彌陀佛。如果有緣那就再回來，人不要自私，回極樂世界不是為了去享受，而是為了長本領，長完本領再回來，娑婆世界需要就上娑婆世界，哪方需要就到哪方去，這就是我現在的一些想法。所以這個我就覺得我特別輕鬆，每天都生活得很快樂，沒有什麼負擔。這是明理了，這第三個受益。

第四個受益就是心定了，這個我體會比較深刻。人要心浮氣躁，你幹啥你都幹不下去，你看誰都不順眼，你每天所遇到的人、事都能讓你心煩。因為我從那段時間經歷了，過來了，現在心定了以後，你就覺得空氣都是清爽的，真有那種感覺。哪怕外面本來是陰天，在我這我覺得是陽光燦爛，可以心定了就有這一點好處。所以我就想方東美老師告訴咱們師父，說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。這句話你仔細去體會、去琢磨，你去感受它，太有道理了。咱們不能說現在我是最高享受我知道了，最起碼我知道學佛是一種享受，不學佛

是一種痛苦。心定了以後，那個智慧，我過去給大家舉個例子，我說像溫泉水似的，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表達。他們老問我，說妳知道那些事，是智慧也好，還是怎麼也好，妳給我們形容形容。我說肯定不是我想的，我想不出來，因為我腦子特別簡單。我說我上過興城，興城有溫泉，它那溫泉就冒泡，咕嘟咕嘟咕嘟就那樣的。我說我那個感覺就像冒咕嘟泡似的，那個詞、那個話、那個事，不知不覺它就咕嘟出來。所以一開始我不說嗎？我以為我咕嘟出來了，我知道，別人都知道嗎？後來我才知道有的可能別人不太知道。因為我腦袋簡單，簡直都沒法形容的程度，一般人都想像不到我多麼簡單。我前些天見佛友的時候，我說我過去就像一張白紙，那上面有鉛筆畫的道、寫的字，現在好像那個鉛筆道、鉛筆字，都用橡皮都擦掉了，又恢復成一張白紙。我說這張白紙我就完完全全往上畫阿彌陀佛，別的道道啥都沒有了。所以就因為這個，小刁說妳不說妳沒道道了嗎？妳生氣妳又畫黑道道了。真是這樣的，所以學佛是一件很快樂、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我覺得有些同修學佛，學得好累、好苦，應該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。反正刁居士我們在一起，昨天我不說嗎？我說她是我的開心果，我是她的開心果，我倆在一起，反正不是她出洋相，就我出洋相，出完了哈哈一笑過去了，挺開心的，挺好的。有的同修可能提出來，說妳那樣學佛是不是不嚴肅？我說那學佛啥樣？非得一天繃著臉，沉沉個臉，我說那叫莊嚴嗎？那麼嚴肅幹啥？叫人一看人都害怕離你遠遠的。我說反正我周圍的人好像沒誰怕我，人要一怕你，人都遠離你了。我說她們不怕我，我們在一起都挺好的。比如像這次來，婷嫵給我安排一個床，給我鋪了一個紅外線的墊，是幹什麼用的？反正一插上電那燈就亮，那個東西就熱了，就給我鋪了那麼個東西，我那個床比較高。我和小刁我倆一個屋，小刁那個床比

較低，我就擱那個墊上我就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早上我就跟小刁說，我說咱倆商量商量換房，妳上這個墊，我上妳那個床。所以這兩天都是她住那個高床，我住那個低床，挺好的，挺舒服的。我沒那說，我非得把我自己擺得這麼高，她是我的護法，我是什麼老師，你們要那麼樣的，定弘法師不是說要怎麼說怎麼說，我說免免免，你那樣我緊張，你就隨隨便便挺好的，我挺自在的，這沒必要是不是？小刁說大姐，當著大家的面我不能叫妳大姐，我得叫妳老師表示恭敬。我說妳實在要那麼叫，那我也沒辦法，那妳就當著大家的面，什麼公開場合，妳就恭恭敬敬老師，我心裡都憋不住笑，背後就是大姐。現在你看小刁她就公開場合，還是我們個別場合，她都叫我大姐，這有什麼不可以？就叫妳一個老師，就恭敬，叫妳個大姐，就不恭敬？我覺得叫大姐還滿恭敬的，挺親熱的，挺好，以後繼續叫。所以學佛真是，你說咱們真走入這個佛門，是不是我們今生一個特別榮幸的事情？這我說心定了。

再說一個，就說我放下了，放下了這個我現在不敢吹牛，我過去以為我自己放得不錯。現在通過一些具體的事，我覺得我有的地方放得不好，尤其是親情放得不好。過去我以為我親情我也放了，但是遇到具體事的時候，一衡量不行，最起碼是放得不徹底。這個親情就像一根線似的在牽著我，有時候我想，比如說兒子有時候心裡還想想，這些天他們不知道幹啥？忙不忙？冬天了天冷路滑，這開車要小心。那我自己就想了，妳這不還有些不公平嗎？為什麼妳只想到妳兒子？那麼多年輕的司機在開車，在路上跑，妳為什麼不想想他們也天冷路滑，開車是不是要注意？妳怎麼單想妳自己的兒子？還是不平等心在作怪，另外還是這種親情沒有放下。所以在這方面，我也告誡咱們的同修們，親情趕快放，別到咱們最後臨走的時候，就這個親情在拽著你，揪著你，你就走不了。因為這個我經

歷過有的同修走的時候，這個親情放不下那種痛苦、那種煎熬、那種折磨，真是太可憐、太可憐了。念了一輩子佛，最後就這個線，一個外孫子就能把他拽住，最後就走得特別不好。所以咱們一定要把親情這個問題解決了。

最後一點，我想說我快樂了，你們能不能感覺到？我覺得我現在還比較嚴肅，在師父面前不敢太放肆，有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？我在師父面前我覺得我可小了，我就像小孩似的。但是我絕對不是對師父不尊重，我內心對師父特別尊重，真是我把老人家就當作我的長輩一樣。我覺得好像孩子在長輩跟前撒撒嬌似的，有點那種感覺。所以我覺得我這麼長一段時間，二〇〇八年那個關過了以後，到現在我比較快樂，我每天都是樂樂呵呵的。你看除了學佛念佛、讀經、聽經，沒有別的事，就是這樣。今天就把這個「真學佛真受用」，就簡單的跟大家說到這，這都是我的一個是感受，一個是我的心裡話。還有不到三分鐘時間，藉這個機會面對鏡頭，我再跟大家強調一件事，希望大家理解我、支持我，什麼事？就是我不化緣。現在有同修以我的名義在化緣，甚至有的說到什麼程度？說是師父他老人家派我做這件事情的，說我在東北要建兩個道場。甚至人家把這個道場的名都能說出來，我沒記住叫什麼隆什麼什麼，說我要建兩個道場，我沒有錢得化緣。我聽了這個信息以後我就想，我一定找個時間跟大家說一說這個事，這個事情是不存在的，是假的，我希望同修們不要上當。我在這裡鄭重其事的告訴大家，我過去不化緣，現在不化緣，今後也不化緣。因為咱們師父不化緣，因為釋迦牟尼佛不化緣，我既然要學釋迦牟尼佛，要向我們的師父學習，我絕對不會化緣的。

如果以後我萬一有一天我真的要化緣了，退一萬步說，我一定是像現在這樣，面對鏡頭，我直接跟你們說，我現在要化緣。但是

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，你們就放心，不管誰說什麼不要上當，不要受騙，不是你們聽我親口說的都不可信。無論是別人傳的，還是用文字的形式傳紙條，還是什麼形式一律不生效。我在這裡希望大家互相轉告一聲，千萬不要上當受騙。我希望大家理解我、支持我，我不接受任何錢和物的供養，現在這個物的供養好像有點熬不住。因為這個怨我，我曾經開了一個口，什麼口？就是我跟刁居士說，我說如果農村來的拿點黃瓜，拿點豆角，拿點茄子，或者自己菜園裡種的大白菜提來了，我說小刁這個咱們要收下，這是他們的一分心意，其他的東西一概不收。但是到現在為止，這個錢的問題好像不徹底，我在這裡再重複一遍，希望全國各地的同修，不要給我錢和物的供養，尤其是錢的供養一概謝絕，我對你們表示感謝，我理解你們對我的一片真誠。前些天有同修給我寄了五萬塊錢，就說我這次要出門，做為我的旅途之用。當時收到這個錢以後，我讓馬居士如數把這個錢退回原地，退回給本人，現在這個事情已經辦了。我在這裡說的意思就告訴大家，不要費這個事，你也不要麻煩，也不要麻煩我們這邊的居士們，你給我郵來了，他還得給你郵回去。希望大家能夠理解我、支持我，感恩大家。今天時間到了，謝謝大家。